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九

麗晴集

烟中仙

崔徽

灼灼

燕子樓

無雙仙客

蓮花妓

蜀妓薛濤

愛愛

酥香

燕女墳

秦娘

張好好

湖州髻髻

三卿題

黃陵廟詩

贈妓詩

文宗詩

非烟

薛瓊瓊

柳枝娘

趙嘏姬

琴客

香兒

余媚娘

靈恠集

鑪釜皆行
火車

廢宅三恠

女倚樹吟

虎脫皮為女子

日三竿

月半環

星牢

銀灣

桑林雨

去天尺五

孤雲雨角

分香

蓴龜

抱甕

食猪

瓊筵

長鎗

數米秤薪

釵澤

休休休

白足禪僧

談柄

甲乙夜

出於繫表

薛濤

柳三眠

急灘上水舡

天乳星

銀浦

綠莎廳

綠瓦琉璃

雞跖

雌甲辰

資暇集

不拜單于

車馬行色

行李

角里

客散

藥欄

七步

渭陽

萬幾

鄮侯

甘羅

押牙

楊州

星火鋪

豹直

急急如律令

蹙戎

端午

寓直

俗談

麻胡

三臺

措大

投子者

屋頭

卷白波

吳牛魏鵲

杜度

類說目錄卷之二十九

類說卷之二十九

宋温陵曾

慥編

明新野馬之騏叅閱
山陽岳鍾秀訂正

麗情集

烟中仙

越漁者楊父一女絕色爲詩不過兩句或問
胡不終篇答曰無奈情思纏繞至兩句即思
迷不繼有謝生求娶焉父曰吾女宜配公卿
謝曰諺云少女少郎相樂不忘少女老翁苦

樂不同且安有少年公卿耶翁曰吾女詞多
兩句子能續之稱其意則妻矣示其篇曰珠
簾半床月青竹滿林風謝續曰何事今宵景
無人解與同女曰天生吾夫遂偶之後七年
春日楊忽題曰春盡花隨盡其如自是花謝
曰何故爲不祥句楊曰吾不久於人間矣謝
續曰從來說花意不過此容華楊卽瞑目而
逝後一年江上烟光溶曳見楊立江中日吾
本仙謫居人間後倘思之卽復謫下不爲得

仙矣

崔徽

蒲女崔徽同郡裴敬中爲梁使蒲一見爲動
相從累月敬中言還徽不得去怨抑不能自
支後數月敬中密友知退至蒲有丘夏善寫
人形知退爲徽致意於夏果得絕筆徽捧書
謂知退曰爲妾謝敬中崔徽一日不及巷中
人徽且爲郎死矣明日發狂自是稱疾不復
見客而卒

灼灼

錦城官妓也善舞拓技 歌水調相府筵中
與河東人坐神通自授如故相識自此不復
面矣灼灼以軟綃多聚紅淚密寄河東人

燕子樓

張建封僕射節制武寧舞妓盼盼公納之燕
子樓白樂天使經徐與詩曰醉嬌無氣力風
裊牡丹花公薨盼盼誓不它適多以詩代問
答有詩近三百首名燕子樓集嘗作三詩云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床相思一
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北邙松柏鏤愁
烟燕子樓中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軟
香銷一十年適看鳴鴈岳陽回又覩玄禽過
社來瑤瑟玉蕭無意緒任從蟲網任從灰樂
天和日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香銷獨卧床
燕子樓前清月夜秋來只爲一人長屢慰羅
衫色似烟一回看着一潜然自從不舞霓裳
曲疊在空箱得幾年今年有客洛陽回曾到

尚書塚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一絕云黃金不惜賣蛾眉揀得如花五四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盼盼泣曰妾非不能死恐百載之後人以我重於色乃和白公詩云自守空樓歛恨眉形同春後牡丹枝舍人不會人深意剛道泉臺不去隨

無雙仙客

唐王仙客者劉振之甥振有女曰無雙幼與

戲弄相雅振妻戲呼仙客爲王郎子後無雙長成舅氏以位尊官顯欲廢前約每窺見無雙明艷若神仙中人有青衣告客親事情恐參差也一日振趨朝忽走馬歸云涇源兵士姚令言領兵入含元殿天子出苑北門百官奔走行在召仙客勾當家事當以無雙嫁乃裝金帛押領出開遠門我與骨肉出啓夏門遶城續至仙客依教出城外久待不至遂至啓夏門守夏門者皆持白捧徐問城中有何

事今日有何人出此門答云朱太尉作天子
午後有人重載携家欲出去是租庸使劉尚
書門司不敢放出追驅至向北去矣仙客驚
懼走歸襄陽後知克復京闕入京訪舅氏見
舊使蒼頭塞鴻仙客曰阿舅阿母安否鴻曰
尚書授偽命與夫人皆處極刑無雙已入宮
掖家人唯婢採蘋在馬訪得求之與居京兆
尹以仙客爲富平尉忽報中使押內家三十人
往園陵仙客令塞鴻假爲驛吏夜深簾下呼

塞鴻曰郎健否明日紫褥下取書鴻明日得
書云嘗見勅書說富平古押衙人間有心人
能求之否仙客乃訪古生者居村墅厚贈金
寶歲餘古生曰察君之意將有求於老夫

願粉身以答深海之恩仙客以
實告古生曰此事大易後半歲曰何人識無
雙仙客以採蘋對古曰宿留數日後忽聞有
高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令刺探所殺者
乃無雙也是夕扣門甚急古生領一堯子入

類記 卷之二十九 五
曰此無雙也今死矣後日當活古生又曰暫
借塞鴻乃抽刀斷其頸仙客甚怒古曰今日
報郎君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服者立死
三日復活求得一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
無雙逆黨賜藥令自盡至陵下托以親故百
練贖其尸弄人等皆殺之以滅口老夫亦自
刎言訖舉刃而死仙客挈無雙變姓名歸襄
陽諧老

蓮花妓

嚴子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守欲撓
之遣小妓蓮花往侍馬陶殊不採妓乃獻詩
求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尚書遣妾來
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陶答曰
近來詩思清於水老去風情薄似雲已向昇
天得門戶錦衾深愧卓文君

蜀妓薛濤

元徽之元和中使蜀籍妓薛濤者有才色府
公嚴司空知元之情遣濤往侍馬後登翰林

以詩寄曰錦江滑膩峨眉秀毓出文君與薛
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奪得鳳凰毛紛紛
詞客皆停筆個個公侯欲夢刀別後相思隔
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

愛愛

姓楊氏錢塘娼家女也七夕泛舟西湖採荷
香爲金陵少年張暹所調相携潛遁於京師
餘二年暹爲父捕去後或傳暹已卒 愛愛
感念而亡小婢錦兒出其故綉手籍香囊纈

履郁然如新

酥香

杜秘書多情多才也號於小詞元徽之所謂
能道人意中語者信有之也隣有富家翁姓
張氏有處子小字酥香凡才人所爲歌曲悉
皆諷之一夕逾垣而至杜疑爲恠女曰兒乃
隣家慕郎詞章願無棄也杜始望不至此黎
明徙居僻地富家翁失女不敢自明後十年
僕有過枉答之僕以聞官杜捕逮鞫實除籍

流于河朔瀕行迹承過樂一詞訣別女持紙
三唱絕脰而死

燕女墳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校敬瑜敬瑜
溺水而死玉京守志養姑舅常有雙燕巢梁
間一日爲鷺鳥所獲其一孤飛悲鳴徘徊至
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
足曰新春定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
曰昔躋新偶去今年春又歸故人恩義重不

忍更雙飛自爾秋歸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
京病卒明年復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玉京
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塋所亦死每風清月
明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上

秦娘

韋尚書家善謳者會樂工琵琶新聲尚書薨爲
蘄州刺史張懸所得懸死秦娘無所歸抱樂
器而哭其音焦以悲劉禹錫歌曰秦娘家本
閩門西門前綠水繞金堤有時粧成好天氣

走上臯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旁忽
見停隼旗斗量明珠烏傳語一日迎入專城
居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美結秀簾櫳低鬟
緩視抱明月纖指披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
消歇佩劍無光履聲絕蘄州刺史張公子
白馬親到銅駝里自言買笑直千金月墮雲
中從此始安知鵬鳥坐隅飛寂寞旅魂招不
起秦家鏡破前時給韓壽香銷故舞衣舉目
風煙非舊時歸尋岐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兩

行淚更洒湘江班竹枝

張好好

杜牧佐沈傳師在江西張好好十三始以善
歌來入樂籍中公移鎮宣城復好好宣城籍
中後二歲爲過沈師着作雙鬟納之

湖州髻髻女

杜牧太和未往游湖州刺史崔君素所厚
者悉致名妓殊不愜意牧曰願張水戲使州
人畢觀牧當間行寓目使君如其言兩岸觀

者如堵忽有里姥引髻髻女年十餘歲真國色也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未卽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必爲郡若不來乃從他適因以重幣結之泊丹墀入相牧上牋乞守湖州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納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牧亟使召之父母懼其見奪携幼以詣母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其詞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爲悵別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

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

三卿題

云予家本若耶溪東與閨中同志者紉蘭佩蕙趨閑之境不得從人不幸良人已失邈然無依命筆聊書絕句 姓二九下父後玉無瑕弁無首荆山石徃徃有以筆墨非女之事名姓故隱而不書詩曰昔逐良人西入關良人身沒妾東還謝娘衛女不相待爲雨爲雲歸舊山李舒解曰二九十八也十加八木字子

為父後木下子李字玉無瑕去其點也弁無首存其弁也玉下弁弄字也荆山石往往有者荆石多韞玉當是姓李名弄玉也

黃陵廟詩

開寶中賈知微遇曾城夫人杜蘭香及舜二妃於巴陵二妃誦李群玉黃陵廟詩曰黃陵廟前青草春黃陵女兒茜裙新輕舟短棹唱歌去水遠天長愁殺人賈與夫人別命青衣以秋雲羅帕覆定命丹五十粒曰此羅是織

女縹玉蚕織成遇雷雨密收之其仙丹每歲但服一粒則保一年後大雷雨見篋間一物如雲烟騰空而去

贈妓詩

歐陽詹贈太原妓詩云高城已不知况乃城中人

文宗詩

文宗與宰相謀誅宦官事洩番為內官所殺上登臨游幸未嘗為樂往往瞠目獨語因題

詩殿柱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枝凭高何
限意無復侍臣知明日便殿觀牡丹云俯者
如愁仰者如悅開者如笑合者如咽吟罷方
省舒元與詞也歎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
翹翹舞河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
書耶此是文選古詩第一首念君臣值姦邪
所蔽正是今日乃賜金臂環翹翹善玉方響
以響犀爲椎紫檀爲架後出宮歸秦城奉使
日東翹翹將玉方響登樓撰一曲名憶秦郎

非烟

武公業咸通中任何南功曹愛妾曰非烟善
秦聲好文學北隣趙象者窺見悅之因門媪
題絕句寄非烟以金鳳牋答詩象又以玉葉
紙賦詩非烟又以連蟬錦香囊碧苔牋贈詩
象夜登梯踰垣入堂中畫繾綣之意明日象
送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
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藥宮仙馭來烟復贈
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

爲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無何烟以細過
捶女奴女奴乘間以告公業縛之大柱鞭楚
流血但云生相親死亦何恨乃飲楚而絕洛
陽有崔李二生與武掾遊崔詩云恰似傅花
人飲散空林池下最繁枝其夕夢烟曳手曰妾
貌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李詩云艷魄香魂
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夢烟曳手曰士有
百行君得全乎何至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
下面證之數日而生卒

薛瓊瓊

開元宮中第一箏手清明日上令官妓踏青
狂生崔懷寶竊窺瓊瓊悅之因樂供奉楊羔
潜班中得之羔令崔小詞方得見薛崔作詞
云平生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玉人纖手
子磬羅裙上放嬌聲便死也爲榮羔飲懷以
薰肌酒曰此常春草所造亦云千歲藟草可
令髮白變黑致長生之道及崔爲刑南司錄
瓊瓊理箏爲吏所收赴闕明皇因以賜之

柳枝娘

洛中里娼也聞誦李義山燕臺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以乞詩

趙嘏姬

進士趙嘏有姬纖麗迫與計偕將携之西上為母氏所沮乃留之鶴林寺因中原齋會浙帥窺之強致去奄有明年嘏登第以詩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帥得甚慚乃

遣歸之

琴客

柳宜城之愛妾也善撫琴瑟宜城請老琴出嫁顧况歌曰佳人玉立生北方雖家邯鄲不是娼頭髻接墮手爪長善撫琴瑟有文章南山闌干千丈雪七十非人不暖熱人情銷歇古共然相公心在特書絕上善若水任方圓憶昨好之今棄捐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別嫁一少年

香兒

元載妓薛瓊英幼以香屑雜飲食啖之長而肌香又名香兒

余媚娘

適周氏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使媒游說媚娘曰陸郎中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爲婦希聲諾之娶二年劈牋沫墨更唱迭和媚娘又能饌五色膾妙不可及無何希聲納薛英媚娘許之希聲以爲誠然旣共居畧無他說

候 希聲它適將薛英閉室中手刃殺之碎其肌體盛以二大合封題云送物歸別墅閹吏異之送京兆獄媚娘遂就極典

鑄釜皆行

靈性集

鄭尚書細罷相居第厨中鑄釜悉皆行盡日方定數日鄭薨

火車

李令開元中爲秘書監頗事珍饌慘毒取味病篤有甲仗數隊隨一火車入門聞堂中人

類詩 卷之二十九 五
誦經甲仗等回良久一朱衣鬼徑來踏開門
如雷震自內扶令出擲火車中載之而去

廢宅三恠

姚康成夜宿廢宅遇見三人入廊房內賦詩
一人黑細長吟曰昔日炎炎徒自知今無烽
竈欲何爲可憐長柄今何用曾見燧人火化時
一人細長面多創孔吟曰當時得意氣填心
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猶
得學龍吟又一人肥短鬚髮散垂吟曰頭焦

髮禿但心存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
荻草曾經中日掃柴門明日尋之鐵銚子一
柄破笛一管禿黍穰帚一把

女倚樹吟

大和進士曹唐夜見一女戴冠黃服衣如煙
霧倚樹吟曰暫調清瑟理霓裳塵思那知鶴
夢長樹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玉
砂瑤草連溪綠雲水桃花滿洞香霧水風燈
易零落不知何日見劉郎唐明日病卒五代

史補載此詩曹唐作

虎脫皮為女子

崔韜宿滁州傳舍夜見一虎入門韜懼潛伏視之見虎脫皮乃一女子上廳事而寢韜出問之云妾家以畋獵為事韜取皮棄井中携女而去後韜擢第將妻子赴官宣城再至滁驛視井中虎皮猶在韜取之妻被之纔畢復變為虎哮吼上廳食韜及其子而去

雞跖集

日三竿

南齊天文志永明五年日出三竿朱色黃色

赤暈

月半環

韓渥詩月若半環霜若玉

星牢

貫索九星賤人之牢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出列宿圖

銀灣

謂之銀河也出許洞詩

桑林雨

應璩書曰湯禱桑林克致為雨

去天尺五

韋曲杜鄠近長安諺曰韋曲杜鄠去天尺五

孤雲雨角

廣記與元之南有路險絕謂之孤雲雨角去

天一握

分香

陸士衡弔魏武敘云武帝遺令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

蓴龜

維組曰蓴根美之絕美江東謂之蓴龜

抱甕

語林曰竿雅書冬月釀酒令人抱甕速得味

好

食猪

宋明帝能食猪肉炙至一二百爨

瓊筵

張說詩云玉笋飛千日瓊筵薦八珍

長鎗

李賀詩長鎗江米熟小樹棗花香

數米秤薪

金載云韋莊温慳數米而炊秤薪而爨

釵澤

馮衍妻任氏悍忌惟一婢頭無釵澤面無脂

粉

休休休

司空圖歌曰休休休莫休休休伎倆雖多性靈

惡懶是忙處長教閑處看

白足禪僧

魏武帝時有一僧足白名思始甚有神異號

白足禪師

談柄

南朝棲霞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以爲談柄

甲乙夜

唐文宗曰若不甲夜觀事乙夜讀書何以爲人君也出於繫表

庾信哀江南賦註曰何休見鄭玄註易曰子之道出於繫表矣

薛濤

元和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皆以爲便減諸牋皆小名曰薛濤牋

柳三眠

李義山賦曰豈如河畔牛星隔年只聞一過

不及苑中人柳終朝剩得三眠註漢苑中有
人形柳一日三起三倒

急灘上水缸

唐裴延裕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缸梁太祖受禪姚洎爲學士號上水缸又號急灘頭

上水缸

天乳星

列星圖曰天乳星明則甘露降

銀浦

李賀謂天河為銀浦

綠莎廳

河中府舊有綠莎廳王元之詩云綠莎廳事
舊鳴蛩

縹瓦

留璃名縹瓦劉陶詩云縹碧以為瓦

雞跖

呂氏春秋善學者如齊王食雞必食其跖

雌甲辰

裴晉公有遺以槐癭者郎中庾威在坐曰此
是雌樹生者公問郎中年甲對云與公同是
甲辰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資暇集

不拜單于

浩虛舟作蘓武不拜單于賦使漢正傳是鄭
衆非蘓武也李翰蒙求亦明言蘓武持節鄭
衆不拜

車馬行色

將送者多云車馬有行色莊子稱柳下季逢
夫子自盜跖所回非去也以車馬而有塵面
馬意殆涉遠而來者用此宜審何不據文意
而正其訛

行李

李字人姓之外更無別義左傳行李

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舊文
使字作岑傳寫誤作李古使字山下人又人
杜不究意理註云行使人也今遠行結

下子

角里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音祿今多呼為角魏
子友孔氏秘記慮將來之誤直書祿里

客散

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不知客散
孟嘗門此是王維悲府主人沒之河上乃云
秋風正蕭索痛其主人沒後同僚皆散其可
用也

藥欄

園庭中藥欄卽糾闌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藤架蔬圃媒作切對。漢宣帝池藥束御幸者假與貧民。漢書蘭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

七步

陳思王七步之捷。若方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成詩。卽燃箕煮豆之二十字也。若以諸王爲捷。卒有十步事。相當何不採如後。

魏耶

渭陽

徵舅氏事必用渭陽。豈可輕耶。齊楊愔幼時其舅問行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又有思戀二宮意。不可輕用其義。類此。

萬幾

一日二日萬幾。孔安國云幾微也。當戒萬事之微也。晉太宗爲丞相於事動必經年。桓溫恠其遲對曰。萬幾那得速耶。此對真得書義。

近改為樞機之機當由漢王嘉奏封事誤從木傍也顏氏不引孔註以證後人不根其本且曰漢書尚爾曾不知班顏自誤後學也

鄼侯

蕭何封侯舉世呼為醴有呼贊者則反掩口而哂深可訝也鄒氏云屬沛郡者音差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則音贊明矣

甘羅

世云甘羅十二為秦相大誤也史記云羅事呂不韋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為上卿不曾為丞相丞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押牙

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豎於門史傳威作牙門今押牙既作押衙衙門亦為牙門也

揚州者

以風俗輕揚今楊柳之揚謬也

星火鋪

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鱗其物以鬻者

曰星貨鋪言

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俗

呼爲星火鋪誤也

豹直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合作豹字豹性潔善服氣雨雪霜霧伏而不出慮汚其身列戶傳陶答子妻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

者欲以澤其毛衣成其文章小謝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是也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中於品穴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

令宜平聲讀爲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感戎
今奕棊取一道人行五棊曰感融融宜作戎此戲出於黃帝感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意庾元規著坐石乃所言感戎者今感融也

端午

周處風土記仲夏端午烹鶩角黍端始也謂

五月初五日書端午其義無取予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

寓直

二字起於潘岳爲武賁郎中將晉朝未交者故寄直散騎省今百官各當本司而直固是當直安可云寓

俗談

俗之誤談何限呼郡刺史爲刺使謂般涉爲官陟謂茜爲塹食魚謂鱖爲桂以鮓鬻爲詬

人振鼻爲噴涕呿口爲愛富殊不知噴嚏爲噫音隘藏府氣噫出也又呼熨斗爲醞剪刀爲箭翳爲幕禮爲理保爲補袞爲捕暴爲捕觸類甚多不可悉數

麻胡

俗怖嬰兒曰麻胡隋將軍麻祜性酷害稚童互相恐嚇曰麻祜來轉祜爲胡如憲宗朝涇將郝玘番中皆畏其威嬰兒啼者以玘怖之則止武宗朝孩孺相脇云薛尹來者類此也

三臺

今日之催酒三臺或曰鄴中有三臺石崇游宴之地樂工以促飲又云蔡邕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曲希其厚遺

措大

稱士流爲措大言其峭措冠四民之首一說衣裳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措而更驗或云有士人貧居新鄭以驢負措巡邑而賣邑人指其措馱而號之亦云鄭有措

溝士流多居其州溝東尤多甲族以甲乙敘之故曰醋大四說皆非也醋作措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投子者

投擲之義今或作頭字言骨頭所成非也有作骰字者按諸家之書骰卽股字不音投史記蔡澤說范睢曰博者或欲大投投瓊也則知以石玉爲投擲之義安有投骰之理哉

屋頭

俗命如廁爲屋頭并州人鑿土爲室廁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崔叔寶以溷汁沃頭

卷白波

飲酒名卷白波起於東漢旣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

吳牛魏鵲

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鵲吳牛以見月而喘魏武帝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爲據如此

則蓋言魏烏乎漢武帝秋風詞云秋風起兮
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月用魏鵲則風
事亦用漢鴈矣

杜度

世徵姓名同者必稱杜度韓文公諱辨亦引
之耶杜恕篤論云杜操字伯度魏時以名同
武帝故隱而舉字後人削去伯字恕與伯度
一人豈可不信篤論之本真而從文公之末
誤也

類說卷之二十九

終

類說目錄卷之三十一

新序

兩頭蛇

虞丘子賢相

史魚屍諫

君仁者臣直

腹下毳背上毛

天下有五墨墨

中行氏先亡

景公不以人祠

國有妖

反裘負芻

國是

疑獄

吞蛭

無忘在莒

善善惡惡 好學受規諫

翰林宿儒 李韓書詞

國家大患 宋昭反國

宋玉見襄王 雞有五德

葉公好龍 楚丘先生

問丘卯見宣王 靈公鑿池

飲酒五日五夜 鳧鴈食糝

不受魚 白勝公納劍

袁旌不食盜 澤及朽骨

學可以安國保民 折衝

醜婦無鹽 夢惡

說苑

三懼 三不祥

不見妖孽禱山川 成湯六事

子貢未知為下人 少事長賤事貴

為親負米 年七十欲學

愚公之谷 上溢下漏

治國之道曰愛民 更法

閉心

子路治蒲

治天下如運諸掌

鄭人涉水

婦人而大夫飾

愛兼屋上烏

闖者終身之禍

子路持劍

為室美

年老而自養

釣道二

分地

三逐五去

茅焦諫秦皇

平公罷臺晉

臣咲其曠也

諤諤而昌

欹器

五寒

春秋有忽然亡者

水可以亡人之國

酒入舌出

哭有三失

鄂君綉被

事不兩隆

民有五死

終身之憂

萍實

忘其妻忘其身

鼓琴聲悲

介子推相荆介

天下之士至

孔子歎

進賢為賢

逐高繚

楚王遺弓

五耻

好稱人惡

惠王聽讒

商日益賜日損

事君所以為親

曾侯走齊

老子問常掖

治國尊賢賤不肖

臣請浮君

向隅不樂

食馬得酒

孔子猶江海

說目錄卷之三十一

類說卷之三十一

宋温陵曾 慥 編

新野馬之騏駼閱

明 山陽岳鍾秀訂正

新序

兩頭蛇

孫叔敖兒時出游歸而泣母問其故對曰見

兩頭蛇者必死予向者見之因而憂泣母曰

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母曰有

陰德者必有陽報汝今不死也

虞丘子賢相

楚莊王罷朝而宴樊姬問其故王曰與賢相
虞丘子語示知日之宴也樊姬笑曰虞丘爲
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
不知是不智也安得爲賢虞丘子於是辭位
而進孫叔敖王卒以霸

史魚屍諫

史鱗字子魚病且死謂子曰吾不能進蘧伯
玉退彌子瑕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禮置屍

北堂足矣鱗死靈公往吊喪其子具言公曰
夫子生而進賢退不肖死以屍諫可謂忠矣
乃召蘧伯玉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
而後返衛以治

君仁者臣直

魏文侯問士大夫曰寡人何如君也皆曰仁
君也翟璜曰君伐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以此
知君非仁君也文侯怒逐璜出任座曰君仁
君也曰子何以言之曰其君仁者其臣直璜

類言 卷之三
之言直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拜璜為
上卿

腹下毳背上毛

晉平公浮西河嘆曰安得賢士共此樂者舟
人固桑曰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三
寶皆無足而至君苟好士賢士至矣公曰吾
食客三千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
收市租尚何不好士乎固桑曰鴻鵠高飛所
恃者六翮耳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之一把

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
之毳毛耶

天下有五墨墨

晉平公謂師曠曰甚矣子之墨墨也對曰天
下有五墨墨臣不得語焉群臣行賂以采名
百姓侵冤無所愬一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
下才處高不肖臨賢二也姦臣欺詐府庫空
虛三也國貧民怨上下不和四也至道不明
法令不行五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

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中行氏先亡

趙文子問叔向曰晉六軍孰先亡對曰中行
氏爲政以苛爲察以欺爲誠以刻爲忠以計
多爲善以聚斂爲良其鞫革大則大矣裂之
道也當先亡

景公不以人祠

齊景公時大旱三年十之曰必以人祠公曰
凡吾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必以人祠乃

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雨

國有妖

武王勝殷得二虜問曰而國有妖乎一虜曰
晝見星而夏雨雪此吾國之妖也一虜曰吾國
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
也

反裘負芻

魏文侯出遊見路人反裘而負芻文侯問對
曰臣愛其毛文侯曰若不知裏盡而毛無所

侍耶

國是

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願舉國與諸侯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疑獄

梁有疑獄羣臣率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召陶朱公問之公曰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

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何也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由是觀之牆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噐薄則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吞蛭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吞之腹有疾不能

食令尹問疾王曰食殖得蛭念謹而行其誅
則庖宰食監法皆當死心又不忍恐蛭去見
也因吞之令尹曰君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
不爲傷是夕惠王之後蛭出久病心腹之疾
皆愈

無忘在莒

桓公與管仲鮑叔審戚飲鮑叔曰祝吾君無
忘在莒也管仲無忘束縛而從魯也審子無
忘飯牛車下也公曰寡人與二大夫皆無忘

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

善善惡惡

齊桓公出游見國亡故郭氏之墟問野人曰
郭氏曷爲墟曰善善而惡惡公曰善善惡惡
人之善行也爲墟何也野人曰善善不能行
惡惡不能去是以爲墟也公歸以語管仲管
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公招野人而賞之
好學受規諫

葉公諸梁問樂王鮒曰晉大夫趙文子爲人

類詩 卷之三
何若對曰好學而受規諫好學智也受規諫
仁也江出汝山其源若甕口至楚國其廣十
里無他故其下流多也人而好學受諫宜哉
其立也

翰林宿儒

王禹偁翰林宿儒累爲遷客請放金榜下諸生送于郊
奏 可之禹稱作詩謝曰綴行相

送我何榮老鶴乘軒媿谷鷲三人承明不知
舉看人門下放諸生時交親循時好惡不敢

私送竇元賓執手泣於閣門曰天乎得非
耶公行後以詩謝曰惟有南宮竇員外爲余
垂淚閣門前至郡未幾二虎闖於境一死群
雞夜鳴冬雷而雹司天奏守土者當其咎卽
命徙斬謝表曰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
陵封禪之文止貽身後閱月而卒太宗嘗戒
曰卿聰明文章不下韓但剛不容物人多沮
卿使朕難芘

李韓書詞

李穀與韓熙載早同筆硯分携約曰各以才命選其主穀廣順中仕周爲平章事熙載仕江南李先主爲光政殿學士熙載貽穀書曰江南果相我長駟以定中原穀

答曰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李後果作相親征江南而熙載已卒

國家大患

晉平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曰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

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公下令曰欲進善言有謁者不通者死

宋昭反國

宋昭公出亡歎曰吾知所以亡矣朝臣千人發政舉吏無不曰吾君聖者侍御數百人被服以立無不曰吾君麗者內外不聞吾過至此故宋昭王而能悟蓋得反國云

宋玉見襄王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玉

讓其友友曰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玉曰若齊有狡兔曰東郭饒一旦走五百里有良狗曰韓盧亦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縹則雖東郭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雞有五德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饒曰君不見鷄乎

頭載冠文也足傳距武也敵在前敢鬪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有此五者君爰而食之以其所從來近也鴻鵠一舉千里止君遠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請鴻鵠遠矣公曰止吾書子之言饒曰有士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吳

葉公好龍

葉公白高好龍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

於堂葉公棄走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
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者也

楚丘先生

年七十被裘帶索見子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楚
丘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
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
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
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

閻丘卬見宣王

齊有閻丘卬年十八見宣公家貧親老願得
小仕王曰子年尚稚未可也卬曰顓頊年十
二而治天下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王曰未
有咫角驂駒能服重致遠者也士亦華髮墮
顛乃可用爾卬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驂騮
騶驥天下駿馬也試於竈間未必能過狸鼯
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試於堂廡未能過燕
服翼也宣王曰善哉與俱歸

靈公鑿池

衛靈公鑿池宛春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
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奧隅有竈
是以不寒今民衣鱗不補履決不直君則不
寒民誠寒公曰善令罷役

飲酒五日五夜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優莫曰紂七日
今君五日襄子曰然則君亡乎曰不亡襄子
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曰桀紂之亡
也遇湯武天下盡桀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

馬能相亡然亦殆矣

鳧鴈食糝

鄒穆公令食鳧鴈以糝勿以粟倉無糝求易
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請以粟食之公曰
百姓飽牛而耕曝背而耘豈爲鳥獸哉粟米
人之上食爾知小計不知大惠鳥食鄒之糝
不害鄒之粟粟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
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軀也

不受魚

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

白公勝納劍

白公勝將弑楚惠王惠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屬之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

有可劫乎

袁旌不食盜

東方有士曰袁旌目飢於道狐父之盜丘人也見之下壺食以與之袁旌因三舖而能視曰子誰也曰盜也袁曰嘻汝乃盜也而爲何食我以吾不食也兩手據地嘔之不出喀喀然伏地而死

澤及朽骨

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一骨王曰更葬

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爲主又安求主遂更葬之天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况於人乎

學可以安國保民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君疇舜學乎務成跼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鉸

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愁師則功業不著名號不傳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

折衝

晏子不出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可謂折衝矣

醜婦無鹽

齊有婦人極醜號曰無鹽女行年三十無所

容請宣王願備後宮王方置酒漸臺左右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夫王曰夫人不容鄉里布衣欲千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對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所願見王取隱書讀之又不能得明日問之又不以隱對但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大王內聚姦臣衆人不附尊所好而忽所恃此一殆也漸臺五重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據於左右此三殆也酒漿流湏以夜續朝此四

殆也宣王歎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招進直言延其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夢惡

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士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

說苑

三懼

明主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

三不祥

齊景公問晏子曰今日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殆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有賢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室

也曷爲不祥也

不見妖孽禱山川

楚莊王曰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矣

成湯六事

湯時大旱六年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言未已而天雨子貢未知爲下人

子貢問孔子賜爲人下馬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則五谷生馬掘之則甘泉出馬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少事長賤事貴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天下之通義也有仁道焉不能爲人上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
離姦心行不

離姦道而求衆譽不亦難乎

爲親負米

子路曰負重涉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事二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累茵而立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能復得也

年七十欲學

晉平公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公曰安有爲臣而戲君乎曰盲

臣安敢戲君臣聞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入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愚公之谷

齊桓公出獵逐鹿入山谷中間老公曰何谷曰愚公之谷以臣名之曰視公儀狀非愚人也對曰臣固畜游牛生子而大賣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曰公誠愚矣何爲而與之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此夷吾之愚

也使堯在上啓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云耳請退而脩政

上溢下漏

文王問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將亾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是月發倉府以賑貧民

治國之道曰愛民

武王問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曰愛民而已
利之而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
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民失其務
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重刑罰則殺
之也重賦歛則奪之也多徭役則苦之也有
此者適以擾之則怒之也

更法

太公曰爲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
善爲法者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法

閉心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
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可以令君不死吾已
閉心矣何閉於門

子路治蒲

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吾語汝恭以敬
可以攝勇公以正可以容衆廉以潔可以親上
治天下如運諸掌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

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楊朱曰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杖隨之則變之始也

鄭人涉水

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叔向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困哉吾聞良吏三月而溝渠脩十月而澤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婦人而丈夫飾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帶斷相望而不止晏子曰君徒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

愛兼屋上烏

武王克殷問太公將奈其士衆何太公曰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咸劇劉厥敵死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召公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治之何如王曰不可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

鬪者終身之禍

孫卿曰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君者也行湏

史之怒而鬪終身之禍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是忘其親也犯刑法之大禁是忘其君也凡鬪者皆以己爲是而以他人爲非己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己君子而彼小人也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豈不過甚多哉

子路持劍

孔子曰安用此乎子路曰善者固以善之不善者用以自衛子曰君子以忠爲質以仁爲

類言 卷之三十一
衛感不善以忠化寇暴以仁何必持劔乎
爲室美

襄子爲室美智伯曰室美矣士茁曰臣亦有
懼也高山峻源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下不
肥今土木勝人臣懼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
智氏亡

年老而自養

桓公平陵見人家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
故曰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使傭而未返

也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曰公之施惠
亦小矣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有妻者少
矣公曰若何管仲曰令國人夫二十而室女
子十五而嫁

釣道二

宓子賤爲單父宰陽晝曰有釣道二焉請以
送子投綸以餌迎而吸之者陽鱈魚也薄而
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魚也博而
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交接於道子

類言 卷之三十一
賤曰車驅之陽驕者至矣於是至单父詣耆老尊賢者與之共治之

分地

晉文侯問政於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

三逐五去

楊四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走來見簡子絕食而嘆左右諫曰

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簡子曰美女者醜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枉所憎也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矣

茅焦諫秦皇

秦始皇太后不謹遷于萑陽宮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客茅焦上諫帝曰君不見闕下積死人耶焦曰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二十七人臣欲滿其數耳始皇立焦爲仲父爵

之上卿迎太后歸咸陽

平公罷臺

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拭舟以逆之左右各五百人有綉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平公曰吳其亡矣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乎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臣咲其曠也

趙簡子舉兵攻齊有敢諫者死甲士公廬大笑趙簡子曰子何笑曰臣有宿笑當桑之時臣隣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遂返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

諤諤而昌

武王諤諤而昌紂哩哩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妻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待

欹器

孔子觀周廟欹器問守廟曰何器曰座右之器子曰取水試之滿則覆虛則欹中則正烏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挹而損之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歛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暗是謂損而不及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

五寒

國有五寒而冰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曰女厲三曰泄謀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曰不能治內而務外

春秋有忽然亡者

石讎曰春秋有忽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不慎者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吏民不節足以亡刑法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外嫚大國

足以亡

水可以亡人之國

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中行氏又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之國也宣子肘康子康子履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民分身死國亡爲天下大笑酒入舌出

齊桓公具酒管仲後至飲半棄酒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對曰臣聞酒入舌出酒入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

哭有三失

孔子聞哭者甚悲見之丘吾子也孔子曰子何哭之悲也曰吾有三失少好學問周徧天下還後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而不遂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止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

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自刎而死

鄂君綉被

襄成君衣翠衣帶玉劍履縞鳥立于遊水之上楚大夫莊幸者願把君之手君忿而不言辛曰鄂君子晷泛舟新波之中乘青翰張翠蓋會鐘鼓之音榜枻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塞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鄂君乃揄脩袂而擁之舉綉被而覆之君何踰於

鄂君臣何獨不若榜枻之人願把手而不可哉

事不兩隆

意不並銳事不兩隆盛於彼者必衰於此長於左者必短於右喜夜卧者必不早起也

民有五死

聖人能去其三不能除其二饑渴死者可去也凍寒死者可去也罹五兵死者可去也壽命死者不可去也癰疽死者不可去也飢渴

死者中不克也凍寒死者外勝中也罹五兵死者德不中也壽命死者歲數終也癰疽死者血氣芬也

終身之憂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順道而道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萍實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孔子曰此名萍實令剖食之唯霸者能獲齊有飛鳥

一足下止殿前孔子曰此名商羊天將大雨果然

亡其妻亡其身

魯哀公曰予聞亡甚者徙而亡其妻有諸乎孔子曰此非亡也甚者亡其身

鼓瑟聲悲

應侯與賈于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琴何悲也對曰張急調下故使之悲耳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良材而卑官之能

無悲乎

介子推相荆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仲尼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

天下之士至

周公下白屋之士百七十人而天下之士皆

至晏子與同衣食百人而天下之士亦至仲尼修道行理文章而天下之士亦至

孔子歎

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

進賢爲賢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訛爲賢子曰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進賢爲賢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

進也

逐高繚

晏子逐高繚左右諫曰繚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楚王遺弓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遺之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

也

五耻

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議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民不足君子耻之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

好稱人惡

人亦通其惡好憎人者亦爲人所憎

惠王聽讒

所射子見秦惠王王說之唐姑讒之復見惠王懷怒以待之非其說異也所聽者熒也故以徵爲羽非弦之罪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也

商日益賜日損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也賜好說不如已者事君所以爲親

齊宣王謂田過曰儒者喪親三年君與父訖重過曰父重王怒曰何爲去親而事君過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穀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受之君致之親凡事君所以爲親也宣默默

魯侯走齊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早對曰臣始爲太子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愛臣臣踈而不近也猶秋蓬惡

於根本而英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之矣
老子問常縱

常縱有疾老子問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詔
弟子乎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
曰非謂其不忘故耶縱曰嘻是已過喬木而
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縱曰嘻
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然吾齒存乎曰亡
舌存以柔齒亡以剛縱曰是已天下之事已
盡矣

治國尊賢賤不肖

子路問孔子治國何如子曰尊賢而賤不肖
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也
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
賢者知其不巳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而
而讐之中行氏雖欲不亡得乎

臣請浮君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歎曰吾獨無豫讓以
爲臣蹇重舉酒曰臣請浮君臣聞有名之父

類記 卷之三
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而飲之爵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向隅不樂

聖人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今有滿堂飲者一人向隅獨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矣
食馬得酒

秦繆公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共食其肉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卽須飲之酒殺馬者慚而去居三年晉攻秦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繆公卒以難解

孔子猶江海

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爲人何如對曰賜不能識也譬渴者之飲江海如是而已孔子猶江海也何足以識之

類說卷之三十一 終

